

R25A.2
15-12
淮陰吳鞠通著

蕭勉

溫病條辨

會稽山陰王緯署檢



R25A.2

15-12

溫病條辨序

天以五運六氣化生萬物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於是六淫之邪非謂病寒不病溫病溫不病寒也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發明軒岐之奧旨如日星河嶽之巖天地任百世之鑽仰而義蘊仍未盡也然其書專為傷寒而設未嘗徧及於六淫也奈後之醫者以治傷寒之法應無窮之變勢必至如鑿柄之不相入至明陶節菴六書大改仲景之法後之學者苦張之艱深樂陶之簡易莫不奉為著蔡而於六淫之邪混而為一其死於病者十二三死於醫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說視如土苴矣余來京師獲交吳子鞠通見其治疾一以仲景為依歸而變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於法之外而究不離乎法之中非有得於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溫病條辨七卷自溫而熱而暑而溼而燥一一條分縷析莫不究其病之所從生推而至於所終極其為方也約而精其為論也闕以肆俾二千餘年塵霧豁一開昔人謂仲景為岐軒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余少時頗有志於醫年逾四十始知其難迺廢然而返今讀鞠通之書目識心融若有牖其明而啟其秘者不誠學醫者一大快事哉爰不辭而為之序嘉慶辛未四月既望寶應朱彬序

序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醫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智之所到湯液鍼灸任施無處不當否則鹵莽不經草菅

民命矣獨是聰明者子智自雄涉獵者穿鑿為智皆非也必也博覽載籍上下古今
目如電心如髮智足以周乎萬物而後可以道濟天下也在昔有熊御極生而神靈
猶師資於僦貸季岐伯而內經作周秦而降代有智人東漢長沙而外能徑窺軒岐
之壺奧者指不多屈外是纒一家言爭著為書曾未見長沙之項背者比比所以醫
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傷寒人皆宗之自晉王叔和編次傷寒論則割
裂附會矣王好古輩著傷寒續編傷寒類證等書俗眼易明人多便之金元以後所
謂仲景之道日晦一日嗟夫晚近庸質不知仲景寧識傷寒不知傷寒寧識溫病遂
至以治寒者治溫自唐宋迄今千古一轍何勝浩歎然則其法當何如曰天地陰陽
日月水火罔非對待之理人自習焉不察內經平列六氣人自不解耳傷寒為法法
在救陽溫熱為法法在救陰明明兩大法門豈可張冠李戴耶假令長沙復起必不
以傷寒法治溫也僕不敏年少力學蒐求經史之餘偶及方書心竊為之怦怦自謂
為人子者當知之然有志焉而未逮也乾隆丁未春萱堂弗豫即以時溫見背悲憤
餘生無以自贖誓必欲精於此道廬墓之中環列近代醫書朝研而夕究茫茫無所
發明求諸師友流覽名家冀有以啟迪之則所知惟糟粕上溯而及於漢唐洊至靈
樞素問諸經捧讀之餘往往聲與淚俱久之別有會心十年而後汨汨焉若心花之
之漫開覺古之人原非愚我我自愚耳離經泥古厥罪惟均讀書所貴得間後可友
人吳子鞠通通儒也以穎悟之才而好古敏求其學醫之志略同於僕近師承於葉
氏而遠追踪乎仲景其臨證也雖遇危疾不辭謙思其處方也一遵內經

其用藥也隨其證而輕重之而功若桴鼓其殆智而勇勇而仁者哉嘉慶甲子出所著治溫法示余余向之急欲訂正者今乃發覆析疑力矯前非如撥雲見日寧不快哉閱十稔而後告成名曰溫病條辨末附三卷其一為條辨之翼餘二卷約幼科產後之大綱皆前人之不明六氣而致誤者莫不獨出心裁發前人所未發嗚呼昌黎有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聖弗傳此編既出將欲懸諸國門以博彈射積習之難革者雖未必一時盡革但能拾其緒餘即可為蒼生之福數百年後當必有深識其用心者夫然後知此編之羽翼長沙而為長沙之功臣實亦有熊氏之功臣也是為序

嘉慶癸酉仲秋穀旦蘇完愚弟徵保拜書

溫病條辨敘

昔馮子公有言人之所病病多醫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於溫病者矣何也六氣之中君相二火無論已風溼與燥無不兼溫惟寒水與溫相反然傷寒者必病熱天下之病孰有多於溫病者乎方書始於仲景仲景之書專論傷寒此六氣中之一氣耳其中有兼言風者亦有兼言溫者然所謂風者寒中之風所謂溫者寒中之溫以其書本論傷寒也其餘五氣概未之及是以後世無傳焉雖然作者謂聖述者謂明學者誠能究其文通其義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氣可也以治內傷可也亡如世鮮知十之才士以闕如為恥不能舉一反三惟務按圖索驥蓋自叔和而下大約皆以傷寒之法療六氣之疴禦風以絛指麻為馬迨試而輒困亦知

論者謂
傷寒之
類素同
傷寒之
亦可推
其可推

其術之疎也因而沿習故方略變藥味沖和解肌諸湯紛然著錄至陶氏之書出遂居然以杜撰之傷寒治天下之六氣不獨仲景之書所未言者不能發明並仲景已定之書盡遭竄易世俗樂其淺近相與宗之而生民之禍亟矣又有吳又可者著溫疫論其方本治一時之時疫而世誤以治常候之溫熱最後若方中行喻嘉言諸子雖列溫病於傷寒之外而治法則終未離乎傷寒之中惟金源劉河間守真氏者獨知熱病超出諸家所著六書分三焦論治而不墨守六經庶幾幽室一燈中流一柱惜其人朴而少文其論簡而未暢其方時亦雜而不精承其後者又不能闡明其意裨補其疎而下士間道若張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於是其學不明其說不行而世之俗醫遇溫熱之病無不首先發表雜以消導繼則峻投攻下或妄用溫補輕者以重重者以死倖免則自謂己功致死則不言己過即病者亦但知膏盲難挽而不悟藥石殺人父以授子師以傳弟舉世同風牢不可破肺腑無語冤鬼夜嗥二千餘年略同一轍可勝慨哉我

朝治洽學明名賢輩出咸知沂原靈素問道長沙自吳人葉天士氏溫病論溫病續論出然後當名辨物好學之士咸知向方而貪常習故之流猶且各是師說惡聞至論其粗工則又畧知疏節未達精旨施之於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吳子懷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學不厭研理務精抗志以希古人虛心而師百氏病斯世之賢賢也述先賢之格言據生平之心得窮源竟委作為是書然猶未敢自信且懼世之未信之也藏諸笥者久之子謂學者之心固無自信時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竟無

應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溺救焚豈待整冠束髮况乎心理無異大道不孤是書一出子雲其人必當旦暮遇之且將有闡明其意裨補其疎使天札之民咸登仁壽者此天下後世之幸亦吳子之幸也若夫折楊皇荅听然而笑陽春白雪和僅數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當世豈不善乎吳子以為然遂相與評隲而授之梓嘉慶十有七年壯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謹序

重刻溫病條辨序

人不能無病病不能無醫甚矣醫之不可不學也然學醫難學醫溫病則尤難此吳氏條辨一書所以為醫家靦縷言之歟先大人琴樓公留心醫學於方書無所不覽而條辨尤其所肆力者但是書為京都家藏之板窮鄉僻壤每苦於遠莫能致是以里中借閱傳抄不一而足余維借閱則必致有缺遺之患傳抄則不能無亥豕之訛其凡例有云是書為濟病者之苦醫醫士之病有能翻板傳播者聽之余循其例而亟付諸梓悉心校對亦以廣作書者濟世之意而非敢效坊間惡習以翻刻為獲利計也至於是書之極滿救焚閱者自能力辨之余不贊

道光十五年歲在乙未冬至後三日慈溪葉金潮晴嵐氏識

凡例

一是書做仲景傷寒論作法文尚簡要便於記誦又恐簡則不明一切議論悉於分注注明俾網舉目張一見瞭然並免後人妄注致失本文奧義

一是書雖為溫病而設實可羽翼傷寒若真能識得傷寒斷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

用若真能識得溫病斷不致以辛溫治傷寒之法治溫病傷寒自以仲景為祖
考諸家註述可也溫病當於是書中之辨似處究心焉

一 晉唐以來諸名家其識見學問工夫未易窺測唐豈敢輕率毀謗乎奈溫病一證
諸賢悉未能透過此關多所彌縫補救皆未得其本真心雖疑慮未敢直斷明確
其故皆由不能脫却傷寒論藍本其心以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
安道始能脫却傷寒辯證溫病惜其論之未詳立法未備吳又可力為却却傷寒
單論溫病惜其立論不精立法不純又不可從惟葉天士持論平和立法精細然
葉氏吳人所治多南方證又立論甚簡但有醫案散見於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而
不深究唐故歷取諸賢精妙考之內經察以心得為是編之作諸賢如木工鑽眼
已至九分唐特透一分作圓滿會耳非敢謂高過前賢也至於駁證處不得不下
直言恐俟來學禮云事師無犯無隱唐謹遵之

一 是書分為五卷首卷歷引經文為綱分注為目原溫病之始一卷為上焦篇凡一
切溫病之屬上焦者係之二卷為中焦篇凡溫病之屬中焦者係之三卷為下焦
篇凡溫之屬下焦者係之四卷雜說救逆病後調治俾閱者心目瞭然胸有成局不
致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末附一卷專論產後調治與產後驚風小兒
急慢驚風痘證緣世醫每於此證惑於邪說隨手殺人毫無依據故也

一 經謂先夏至為病溫後夏至為病暑可見暑亦溫之類暑自溫而來故將暑溫溼
溫並收入溫病論內然治法不能盡與溫病相同故上焦篇內第四條謂溫暑暑

溫溼溫不在此例

一是書之出實出於不得已因世之醫溫病者毫無尺度人之死於溫病者不可勝紀無論先達後學有能擇其弊竇補其未備將感之如師資之恩

一是書原為濟病者之苦醫醫士之病非為獲利而然有能翻板傳播者聽之務望校對真確

一傷寒論六經由表入裏由淺及深須橫看本論論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淺入深須豎看與傷寒論為對待文字有一縱一橫之妙學者誠能合二書而細心體察自無難識之證雖不及內傷而萬病診法實不出此一縱一橫之外

一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過大槩而已尚須臨證者自行斟酌蓋藥必中病而後可病重藥輕見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輕藥重傷及無辜又係醫者之大戒古人治病胸有定見目無全牛故於攻伐之劑每用多備少服法於調補之劑病輕者日再服重者日三服甚則日三夜十服後人治病多係捉風捕影往往病東藥西敗事甚多因拘於約方之說每用藥多者二三錢少則三五分為率遂成痼疾吾見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夫甘草之性最為和平有國老之稱坐鎮有餘施為不足設不假之以重權烏能為功即此一端殊屬可笑醫並甘草而不能用尚望其用他藥哉不能用甘草之醫尚足以言醫哉又見北方兒科於小兒痘症自一二朝用大黃日加一二錢甚至三五錢加至十三四朝成數兩之多其變必咬牙寒戰灰白塌陷猶田此毒未淨也仍須下之有是理乎經曰大毒治病十衰

其八無毒治病十衰其九食養盡之勿使過劑醫者全在善測病情宜多宜少胸有確見然後依經訓約之原無過差也

一此書須前後互參往往義詳於前而畧於後詳於後而畧於前再法有定而病無定如溫病之不兼溼者忌剛喜柔愈後胃陽不復或因前醫過用苦寒致傷胃陽亦間有少用剛者溫病之兼溼者忌柔喜剛溼退熱存之際烏得不用柔哉全在臨證者善察病情毫無差忒也

一 是書原為溫病而設如瘧痢疸痺多因暑溫溼溫而成不得不附見數條以粗立規模其詳不及備載以有前人之法可據故不詳論是書所詳論者論前人之未備者也

一 是書着眼處全在認證無差用藥先後緩急得宜不求識證之真而妄議藥之可否不可與言醫也

一 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無投不利後世之失一失於測證無方識證不真再失於有方無法本論於各方條下必注明係內經何法俾學者知先識證而後有治病之法而後擇用何方有法同而方異者有方以同而法異者稍有不真即不見效不可不詳察

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是書有鑒於唐宋以來人自為規而不合乎大中至正之規以至後學宗張者非劉宗宋者非李未識醫道之全體故遠追

之外而仍不離乎規矩之中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所望於後之達士賢人補其不逮誠不敢自謂盡善又盡美也

重刻凡例

- 一字句圈點及高批悉遵原本校對無訛
- 一如風溫風熱寒溼之類詳註每頁中線俾可醒目
- 一凡原本注方見前之類註明方見第幾卷第幾頁以便查閱

了
了
士
聰
內
至
風

溫病條辨卷首原病篇

汪瑟菴先生參訂

慈溪華氏濬吾樓重鐫

吳 瑭鞠通氏著

朱武曹先生點評

微以園先生同參

梅橋阮志銳校字

(一) 六元正紀大論曰。辰戌之歲。初之氣。民屬溫病。卯酉之歲。二之氣。厲大至。民善暴死。終之氣。其病溫。寅申之歲。初之氣。溫病乃起。丑未之歲。二之氣。溫厲大行。遠近咸若。子干之歲。五之氣。其病溫。巳亥之歲。終之氣。其病溫厲。敘氣運。原溫病之始也。每歲之溫。有早暮微盛不等。司天在泉。主氣客氣。相如臨而然也。細考素問。注自知。茲不多贅。按吳又可謂溫病非傷寒。溫病多而傷寒少。甚通。謂非其時而有其氣。未免有顧此失彼之誚。蓋時和歲稔。天氣以寧。民氣以和。雖當盛之歲。亦微。至於凶荒兵火之後。雖應微之歲。亦盛。理數自然之道。無足怪者。

(二) 陰陽應象大論曰。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上節統言司天之病。此下專言人受病之故。細考宋元之來。諸名家皆不知溫病傷寒之辨。如龐安常之卒病論。朱肱之活人書。韓祇和之微旨。王實之證治。劉守真之傷寒醫鑿。傷寒直格。張子和之傷寒心鏡等書。非以治傷寒之法。治溫病。即將溫暑認作傷寒。而疑麻桂之法不可用。遂別立防風通聖。雙解通聖。九味羌活等湯。甚至於辛溫藥中。加苦寒。王安道洵集中。辨之最詳。茲不再辯。論溫病之最詳者。莫過張景岳。吳又可喻嘉言三家。時醫所宗者。三家為多。請略陳之。按張景岳喻嘉言皆著講寒字。並未理會本文。上有故曰二字。

上文有重陰必陽。重陽必陰二句。張氏立論出方。悉與傷寒混。謂溫病即傷寒。襲前人之舊。全無實得。固無足論。喻氏立論。雖有分析。中篇亦混入傷寒。少陰厥陰證。出方亦不能外乎溫發表。辛熱溫裏。為害實甚。以苦心力學之士。尚不免智者千慮之失。尚何怪後人之無從取法。隨手殺人哉。甚矣學問之難也。吳又可實能識得寒溫二字。所見之證。實無取乎辛溫辛熱甘溫。又不明伏氣為病之理。以為何者為即病之傷寒。何者為不即病待春而發之溫病。遂直斷溫熱之原。非風寒所中。不責己之不明。反責經言之謬。塘推原三子之偏。各自有說。張氏混引經文。將論傷寒之文。引證溫熱。以傷寒化熱之後。經亦稱熱病故也。張氏不能分析。遂將溫病認作傷寒。喻氏立論開口言春溫。當春初之際。所見之病。多有寒證。遂將傷寒認作溫病。吳氏當崇禎凶荒。兵火之際。滿眼溫症。遂直闢經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文。蓋皆各執己見。不能融會貫通也。塘按伏氣為病。如春溫冬咳溫瘧。內經已明言之矣。亦有不因伏氣。乃司天時令現行之氣。如前列六元正紀所云是也。此二者皆理數之常者也。更有非其時而有其氣。如又可所云戾氣。間亦有之。乃其變也。惟在司命者善察其常變而補救之。

(三)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恆示戒於早。必謹於微。記曰。凡事豫則立。經曰。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聖人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一節。當與月令參看。與上條冬傷於寒。互看。蓋謂冬傷寒則春病溫。陰藏精者。必。此。故。素問。首。章。上。古。天。地。合。氣。論。中。言。冬。不。藏。精。春。必。病。溫。

所以長所以枯之理。次章緊接四氣調神大論。示人春養生以為夏奉長之地。夏
養長以為秋奉收之地。秋養收以為冬奉藏之地。冬養藏以為春奉生之地。蓋能
藏精者一切病患皆可却。豈獨溫病為然哉。金匱謂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是
也。何喻氏不明此理。將冬傷於寒作一大扇文字。將不藏精又作一大扇文字。將
不藏精又作一大扇文字。將不藏精而傷於寒。又總作一大扇文字。勉強割裂傷
寒論原文以實之。未免有過慮則鑿之弊。不藏精三字須活看。不專主房勞說。一
切人事之能搖動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日之發泄。甚
至桃李反花之類亦是。汪按喻氏天資超卓。學力精銳。在此道誠為獨闢榛蕪。
深窺變奧。但帖括結習太重。往往於間架門面上著力。論傷寒以青龍與桂麻鼎
峙。柯氏已正其失矣。乃論溫病仍用三扇。甚至方法數目。一一求合傷寒論。正如
漢唐步天以律呂卦爻為主。牽湊補綴。反使正義不明。讀者當分別觀之也。寓
意草中金鑑一條。仍屬傷寒。指為溫病者非。

(四) 熱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
與汗出勿止。溫者暑之漸也。先夏至。春候也。春氣溫。陽氣發越。陰精不足以承之。
故為病溫。後夏至。溫盛為熱。熱盛則溼動。熱與溼搏而為暑也。勿者禁止之詞。勿
止暑之汗。即治暑之法也。

(五) 刺志論曰。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此傷寒暑之辨也。經語
分明如此。奈何世人悉以治寒法治溫暑哉。

(六)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暑中有火性急而疎泄。故令人自汗。火與心同氣相求。故善煩。煩從火從真謂心氣煩則喘喝者。火克金故喘。鬱遏胸中清廓之氣。故欲喝而呻之。其或邪不外張而內藏於心則靜。心主言。暑邪在心。雖靜亦欲自言不休也。

(七)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此節以下。診溫病之法。經之辨溫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謂傷寒而悉以傷寒足三陰經溫法治之哉。張景岳作類經。割裂經文。夢混成章。由未細心細繹也。尺膚熱甚。火燔精也。脈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脈盛而滑。邪機向外也。

(八)熱病篇曰。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熱病七日八日。動喘而狂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

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熱病七日八日。脈不躁。躁不散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嘗汗出。勿臆刺之。熱病不至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骨髓。死不可治。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者。脈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陽脈之極。雖云死徵。較前陰陽俱靜有差。此證猶可大刺。急急救陰。一分正氣。便有一分生理。只在留之得法耳。至陰陽俱靜。邪氣已盡。若留得

肺雖微小
其可治
其可治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額發赤。噦者死。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大出。嘔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者死。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瘕者死。腰折。癭瘕。齒噤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太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此節。歷敘熱病之死徵。以禁人之刺。蓋刺則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間有可藥而愈者。蓋刺法能泄能通。開熱邪之閉結最速。至於益陰以留陽。實刺法之所短。而湯藥之所長也。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邪機尚淺。在上焦。故以之諸陽以泄其陽。邪陽氣通則汗隨之。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陽盛則陰衰。則陰得安其位。故曰實其陰。瀉陽之有餘。即所以補陰之不足。故曰補其不足。實其陰以補其不足。此一句實治溫熱大。吃。緊。大。細。蓋。執。病。未。有。不。耗。陰。者。其。之。未。盡。則。生。蓋。則。陽。無。留。戀。必。脫。而。死。也。真。能。體。味。此。理。思。過。半。矣。此。論。中。治。實。從。此。身。熱。其。而。脈。之。陰。陽。皆。靜。脈。證。不。應。陽。證。陰。脈。故。曰。勿。刺。熱。病。之。處。入。手。七。八。日。脈。微。小。者。邪。氣。深。入。下。焦。血。分。逼。血。從。小。便。出。故。溲。血。腎。精。告。竭。陰。液。不。得。上。潮。故。口。中。乾。脈。至。微。小。不。惟。陰。精。竭。陽。氣。亦。從。而。竭。矣。死。象。自。明。尚。有。實。者。可。治。法。詳。於。後。熱。病。已。得。汗。脈。尚。躁。而。喘。故。知。其。復。熱。也。熱。不。為。汗。衰。火。熱。克。金。故。喘。金。受。火。克。肺。之。化。源。欲。絕。故。死。間。有。可。治。法。詳。於。後。熱。病。不。知。所。痛。正。衰。不。與。邪。所。爭。也。耳。聾。陰。傷。精。欲。脫。也。不。能。自。收。真。氣。慳。也。口。乾。熱。甚。陽。邪。獨。盛。也。陰。頗。有。寒。此。寒。字。作。虛。字。講。謂。下。焦。陰。分。頗。有。虛。寒。之。證。以。陰。精。虧。損。之。人。真。

原病篇

原病篇

原病篇

三

氣散之象已見而邪熱不退。未有不乘其空虛而入者。故曰熱在骨髓死不治也。其有陰衰陽盛而直氣未至潰敗者。猶有治法。詳見於後。熱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陰虛之極。故曰死。然雖不可刺。猶可以藥沃之。得法亦有生者。法詳於後。脉躁盛不得汗。此陽盛之極也。陽盛而至於極。陰無容留之地。故亦曰死。然用藥開之。得法猶可生。法詳於後。汗不出而額赤。邪盛不得解也。噦。脾陰病也。陰陽齊病。治陽碍陰。治陰碍陽。故曰死也。泄而腹滿甚。脾陰病重也。亦係陰陽皆病。目不明。精散而氣脫也。經曰精散視歧。又曰氣脫者目不明。熱猶未已。仍鑿其精而傷其氣。不死得乎。老人嬰兒。一則孤陽已衰。一則稚陽未足。既得溫熱之陽病。又加腹滿之陰病。不必至於滿甚。而已有死道焉。汗不出為邪。陽盛嘔為正。陽衰下血者。熱邪深入不得外出。必逼迫陰絡之血下注。亦為陰陽兩傷也。舌本爛。腎脉膽脉心脉皆循喉嚨。係舌本。陽邪深入。則一陰一陽之火結於血分。腎水不得上濟。熱退猶可生。熱仍不止。故曰死也。欬而衄。邪閉肺絡。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則化源絕矣。髓熱者。邪入至深。至於腎部也。熱而瘕。邪入至深。至於肝部也。以上九條。雖皆不可刺。後文亦間立法。亦有可生者。太陽之脉色紫。額骨為熱病者。按手太陽之脉。由目內眥斜絡於額。而與足太陽交是額者。兩太陽交處也。太陽屬水。水受火沸。故色紫。赤為熱病也。與厥陰脉爭見。厥陰木也。水受火之反克。金不來生木。反生水。水無容足之地。故死速也。少陽之脉色紫。頰前為熱病者。按手少陽之脉。出耳前。過客主人。前足少陰。頰前。

前兩少陽交處也。少陽屬相火。火色現於二經交會之處。故為熱病也。與少陽脈爭見。少陰屬君火。二火相熾。水難為受。故亦不出三日而死也。

(九) 評熱病論。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者。病名為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致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是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邪氣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然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然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此節語意自明。經謂必死之證。誰敢謂生。然藥之得法。有可生之理。前所謂針藥各異。用也。詳見後。

(十)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日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脈引衝頭也。肝病小便先黃者。肝脈絡陰器。又肝主疏泄。肝病則失其疏泄之職。故小便先黃也。腹痛多臥。木病克脾土也。熱爭邪熱甚。而與正氣相爭也。狂言及驚。手厥陰心包病也。兩厥陰同氣。熱爭則手厥陰亦病也。脇滿痛。肝脈行身之兩旁。脇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臥。肝主風。風淫四末。又木病克土。脾主四肢。木熱必吸少陰腎中真陰。陰傷。故豎擾不得安臥也。庚辛金日克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時。故汗出而愈。氣逆謂病重而不順。其可愈之理。故違其不勝之日而死也。刺